

# 由社會思想「蘭嶼接觸」

吳自甦

西方學者每指社會思想是人對其同類的生活所發生的觀念（註一），或曰是一個人對於團體問題的思想（註二）。我國社會學家孫本文先生則認為社會思想為社會上個人或少數人對於他人共同生活時發生的社會問題，而思想家就這些問題提出解決的意見和計劃（註三）。龍冠海教授則以為凡是與人類共同生活有關的思想，都可稱為社會思想，但社會生活或社會問題，內容浩繁，不一而定，論其主要方面，則包括社會的起源與變遷，社會的組織與功能，社會問題等等（註四）。正因如此，社會思想就廣義言，幾乎所有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各種思想，都可視為社會思想。而狹義者則幾限於專指人類團體生活、社會行為、或純粹的社會關係。謝康教授在他的近著「中外社會思想之比較研究」書中則持廣義的見解（註五）筆者的淺見，社會思想既涉及多方面，但於道德倫理的思想尤應重視（註六），楊懋春教授在其新著「中國社會思想史」，說明社會思想與政治思想或經濟思想的差異，社會思想著重關心社會，為關心其整個社會，社會中任何嚴重性的問題，都在關心的前提下作或慎密或概略的思想，而研究社會思想史的中心旨趣，尤在「不是為使自己成為知名的學者，而是想藉此激起大眾的關懷與感情；然後採取行動，為社會與利除害」。（註七）旨哉斯言，深獲吾心，楊先生的創見，實可借用作為拙著「蘭嶼接觸」的註腳。

國之本既在教育，解決社會問題，從教育着手是最切實的途徑。因此，關懷蘭嶼我則必須對蘭嶼的教育有所認識，於是訪問當地四所國小與一所國中，才發現雅美族老一輩的同胞，原本對其子弟入學受教與否並不重視，儘管政府給與學生全公費，當國中設立之初，學校當局還要翻山越嶺到學生家裏和家長情商，請學生入學，國中畢業生除少數「升學」（到台灣本島讀高中、高職），大多數則設法就業——還是到台灣賺取少許「工資」謀生。上學年政府為使「城鄉教育平衡」，在蘭嶼國中設立了「東港水產職業學校分班」，這樣才使該校畢業生免得到台灣升學，也能習得謀生的技能，提高學歷和知識水準，這對蘭嶼今後的發展必然是非常有利的。

雅美族的社會組織比較單純，幾乎人人平等，既無酋長，又無所謂「首領」，原有四個部落，聚族（家）而居，因為性好和平，也就少有爭鬥；平日靠捕魚和水芋為生，與世隔離，悠哉遊哉，半穴居式的「雅美屋」前，都有幾塊面海的「靠背石」，用以暇時面海「小憩」，更何況每家都有一座簡陋而適用的「涼台」，四面通風，作為家人另一起居所在。台灣光復省府將蘭嶼設鄉（屬台東縣）而治，分四村（紅頭、椰油、朗島、東清）兩部落（漁人——屬紅頭，野銀——屬東清）由派而選鄉長、村長以及鄉民代表（會），實施「民主政治」，儘管如此，在雅美族仍然看不出有階層式的「社會組織」（註八），在他們的村裏，基本單位就是兩代小家庭——子女成家，限於家屋狹小，勢必在本村或附近建立「新居」。

雅美族人以往世代就在自己的部落生存，家人或族人朝夕相處，倫常、貞操觀念十分濃厚，這是跟台灣少數山地同胞相比值得驕傲的習俗。在婚姻方面迄今還保留「試婚制度」，就可以推

論父母對子女擇偶的影響。他們的試婚并非現代西方人流行「同居」後，合則留，不合則去，根據蘭嶼國中余校長添義的觀察：「雅美族人一夫一妻制，很重視貞操，男孩純樸健壯，女孩溫婉含蓄，在正式交往期間，男孩可大方的到女方幫忙工作，女孩也可大方的到男方協助料理家事，但一到晚上，男孩、女孩則各自回家睡覺休息，很少有越軌情事發生，在此一正式交往期間，也即是男女雙方家長考核其準女婿或準媳婦的期間，男孩可能是未來的女婿，是否誠懇、勤勞、健康、上進；女孩可能是未來的媳婦，是否溫婉、賢淑、勤儉、健康，皆要加以考察，若男女雙方家長滿意，男女年輕人也情投意合很談得來，即可正式提親結婚；若未能滿意，則可退還瑪瑙，另尋中意對象。」四年前，我初訪蘭嶼，在東清村相識雅美族青年黃阿忠君，他就告訴我正在「試婚」，並且在他的家中讓我見到他的「未婚妻」，直到此次陪同學遊訪蘭嶼，才知道他最近才正式結婚，並且到台灣「蜜月旅行」去了，由此可見他們「試婚時期」可以長到三年、四年，這對現代社會的青年而言，恐怕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至於他們男女兩方訂婚，儀式非常簡單，男方送女方若干顆瑪瑙，然後雙方家長殺豬分享親友，僅此而已，不像我們「文明人」訂婚也常宴請賓客，再加喜餅、證書等等，但是又明知訂婚并無法律保障，反之雅美族同胞亦無必要，但他們却在風俗習慣的影響下，堅貞如一，正因如此在蘭嶼「離婚」是比較少見的，「殉情」則偶有所傳，這次與同學們由余校長引導同去海邊的「情人洞」一遊，據說該地就是雅美青年編織愛情故事的地方。

蘭嶼目前的最大問題，仍在於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傳承或變遷的問題。友人曾比喻「丁字帶與西裝」如何調和，這是就觀念探討（註九），落實具體發展，則在於建設蘭嶼為「文化保護區」或「遊樂區」或「國家公園」，經過好幾年的研究，包括省府、台大、文建會、營建署，據悉，行政院原則上已同意將蘭嶼規劃為我國第五座「國家公園」，但蘭嶼地區特殊，不能跟其他四座（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國家公園」相提并論，因此，在我與「國家公園」主管的內政部營建署張署長隆盛通訊時，曾指出：「連奉兩函，對拙著『蘭嶼接觸』書中所陳，一再重視，至感！惟盼 貴署早日議定建設蘭嶼為（第五座）國家公園，而此公園與前四者則迥然有別，蓋因所涉及者并非單純『規劃與管理』，尚有諸如：一、雅美族人之生活改善與溝通。二、蘭嶼文教水準之提升、地區交通（包括飛航）之改善。三、自然資源之保育，維護與開發。四、國防（原書49頁）軍事以及核廢料之貯存等問題，再加地方（省、縣）政府與中央（文建會、農建會等）之斡旋與協調，尤其重要。如果再配合選用經提升教育程度所培育造就的蘭嶼青年，那麼蘭嶼發展的前途，委實無限，但就社會思想與社會變遷的理論觀之，『陣痛』難免，關鍵在善於調適，使陣痛減輕到最小、最低，然而必須多方通力合作，否則如拙書中所言主管者『三頭馬車』，『國家公園』仍然是『海市蜃樓』！」

我之關懷蘭嶼，固在卅多年前，但真正動念却是第一次途經朗島，「朗島是我作『蘭嶼研究』印象最深的一村，也是我動念編撰『蘭嶼接觸』靈感的來源。前年寒假在風雨中經過朗島，看見赤身露體的幼童在海邊留連，朗島『赤子』的影像使我想到『飢餓的非洲』，更使我這個來自文明社會的知識分子，面對自己國家，還有這麼一塊未經開發——跡近原始人類的社會，低矮的穴居、泥濘的村道、外方的言語……非但使我困惑，而且使我很自然的產生『惻隱之心』，由衷的發願要為他們竭盡棉力，做一點有利於朗島文明、有益於蘭嶼建設的事。」（見「蘭嶼接觸」中「家庭訪問」：「朗島貧窮亦富有」篇）凡是置身朗島而用心印證拙書所言的讀者，相信與我會有同感和迴應的。

筆者從事蘭嶼社會文化研究，固望由接觸而認識，由認識而瞭解，但尤盼藉此對省府所定「城鄉教育均衡」政策，有所貢獻，因為蘭嶼孤懸於台東外海，為本省最貧窮，最落後的一個離島，正如「師友」月刊第二四二期社論所舉：城鄉教育的不均等，主要是因為交通便捷與否、經濟之貧富差距及文化刺激多寡而造成。在交通方面，位於山巔海角等交通不便地區學校，難以吸收或久留良好師資。在經濟方面，鄉區學校經費短絀，社會資源亦少，其校舍、教學設備等自然較為簡陋。鄉區文化刺激的貧乏，也使得學生智識之開發較遲緩。

鄉區學校因這些不利的因素，導致學生大量流向城市學校。留在鄉區的學生，也因以上之不利因素，未能充分開發其潛能。

因此筆者為蘭嶼四所國小撰文呼籲改進教學，改善待遇，復為蘭嶼國中建議，增設「東港水產職校分班」使該校延長高職教育，使雅美學生不必再遠涉海洋到台灣升學，所幸省教育廳已自七十五學年度核准「蘭中水產分班」招生，並且將本案作為推行「城鄉教育均衡」政策的一個值得重視的成就焦點，而消弭「城鄉教育差距」的三方面：「一、物質環境的改善：初期先劃定偏遠地區、極偏遠地區學校，作為優先改善對象。補助設置必要的校舍、教學設備及生活照顧設備。二、制度的建立與改進：重在選擇性的教育數量普及（如學前教育的普及）、入學考試公平性的重視（兼顧城鄉學生的環境）、及對教育投資作重點性的合理調整。三、價值觀念的溝通：協助教師堅持「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精神，以適當的期望及公平的態度，教導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前引「社論」）此亦為「蘭嶼接觸」所引伸的願望，這都是由關懷而起，經接觸、認識、瞭解，然後發掘問題，提供解決之道的過程，也正是「社會思想」的主要功能所在；由社會思想亦可見拙著「蘭嶼接觸」具有相當學術價值。

#### 附 註

（註一）參閱Becker and Barness：Social thought-form Lore to sciencce, Chap. I

（註二）Bogardus：Development of Social thought, Chap. I

（註三）參閱孫本文先生著「社會思想」（商務）

（註四）參閱龍冠海先生著「社會思想史」（三民）

（註五）廣義的社會思想則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倫理、文化等項。

（註六）參閱拙著「社會思想與倫理大義」一書（大學）

（註七）見楊懋春先生著「中國社會思想史」第一章緒論，社會學家以關懷的心情與人類學家侷限於研究「原始」的或「野蠻」的、「未開化」的民族是不同的。

（註八）關於社會階層的理論，請參閱張華葆教授著「社會階層」一書。（三民）

（註九）吾友蘭嶼國中余添義校長以此譬喻甚當，另請參閱「人間」七十六年四月號關曉榮「蘭嶼紀事」，他對蘭嶼的傳統文明，仍活在雅美族垂者的一代身上，有謂：「……使我想起留在島上生活的雅美青年，曾在談話中對老一輩的工作能量與耐力，自嘆不如地表示感慨并油然而敬。」其實真正的作家，必須具有真誠的關懷與興趣，而自己的生活，則應寬宏大度，慷慨仁慈，筆者撰述「蘭嶼接觸」，於此似乎頗有感悟。

#### 附 錄：思念離島未歸人

##### 一「蘭嶼接觸」後記

將近三十年探訪「蘭嶼之願」，在三年前始克「如願以償」，沒想到此一「因緣」，我竟然從事本行文化社會學，以蘭嶼作為研究的對象；再將歷年搜集的有關資料，和三年來為蘭嶼所寫的篇章，彙成一書而命名為「蘭嶼接觸」。因為由接觸而認識，由認識而了解，我希望經過了解，能對蘭嶼社會文化和建設問題，提供拙見，略盡「書生報國」的心意。

蘭嶼田野研究工作，需要飛航跨海，不計風雨、寒暑，更需要克服語言的障礙。教育家劉白如（真）先生對我十分關切鼓勵，特向台灣省教育廳推介，幸獲贊助；東海大學梅可望校長欣然為本書題辭，社研所教授張華葆兄撰序，茲謹一一致謝。「探訪篇」乃選自海內外報刊，黎芹兩文，尤獲吾心；「鄉土篇」所選：如賈教授湖亭兄執筆，為救國團總團部「蘭嶼建設研究隊」的報告撮要；行政院文建會陳奇祿主委談雅美族，均具有「文獻」的價值。著者的「敘議篇」、「通識篇」，對建設蘭嶼為「國家公園」，兩三年前即有較具體和積極的意見，所幸政府當局最近已慎重考慮將該島規劃為繼陽明山、玉山、太魯閣及墾丁後的我國第五座「國家公園」。因為雅美族文化及各項資源寶貴，今據報導：原以文建會為主的「蘭嶼保育工作小組」，將移由內政部營建署接管，這對蘭嶼未來，顯然面臨新的「轉機」；可是著者的淺識，不論交由那一單位主管，一定要加快步調，「按圖索驥」。尤當賦予該機構明確的職權，對溝通中央、省、地方，既有遠見決策，又有能力督導執行，必如是才不致形成「三頭馬車」、「有名無實」，而使「國家公園」成為「海市蜃樓」。

再者對蘭嶼建設的思考，不能僅限於文物、資源、觀光、遊樂，最重要的還在於人才的培育，也就是如何提昇雅美族的自尊心、教育程度、生活水準、辦事能力，乃至文化意識、人文素養，這自然就會產生民族信心、愛國情操。根據著者的觀察，多年來專家學者於此難免未曾予以特別注意，所以蘭嶼同胞就感到國人對他們欠缺同情和了解。本書「雅歌篇」、「書簡篇」，就是在表達著者的幾許情意和關懷，「雪中送炭」，總較「錦上添花」美好。

「民情篇」是著者親往各村落所作的選擇「家庭訪問」；「問卷篇」是對蘭嶼及其前途的殷切寄望——省府加強推行「城鄉教育平衡政策」，進而與學術機構合作，設置「蘭嶼研究中心」，為蘭嶼現代化提供更確切的方案。

當本書付印前夕——將學術研究與社會關懷并論——著者滿懷感激的心情，對所有協助我的親朋，敬致無限的謝忱；尤其是思念著客族異鄉謀生的蘭友，著者真希望於最近的將來，能在「蘭花之島」——「國家公園」裏舊雨重逢、領懷歡敘！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於台中霧峰）

## 霧峰詩草 吳自魁

### 遊錦堂兄遊霧峰名勝二首

五桂樓前迎錦堂，翩然蒞止舊山莊；異邦講學不忘本，媲美任公念此鄉。  
霧峰勝蹟景薰樓，敬約文魁結伴遊；夕照寄情懷故國，蓬萊寶島望長留。

### 與吳自魁教授遊霧峰 羅錦堂

日暮東風花亂開，林家園裡一徘徊；任公住處今猶在，不見名門起俊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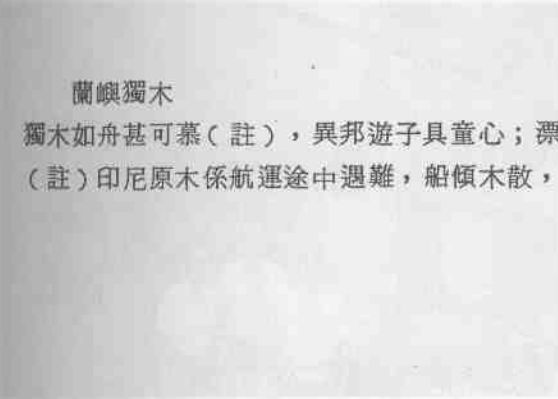
### 次韻錦堂兄春遊霧峰

風靜春寒花自開，萊園故境任徘徊；於今五桂樓前立，猶憶梁公未竟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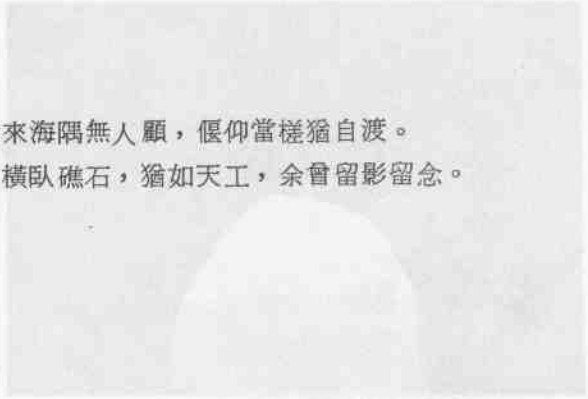
蘭嶼獨木

獨木如舟甚可慕(註)，異邦遊子具童心；漂來海隅無人顧，偃仰當槎猶自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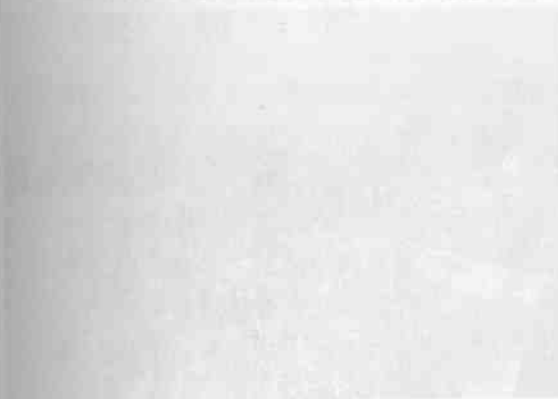
(註) 印尼原木係航運途中遇難，船傾木散，橫臥礁石，猶如天工，余曾留影留念。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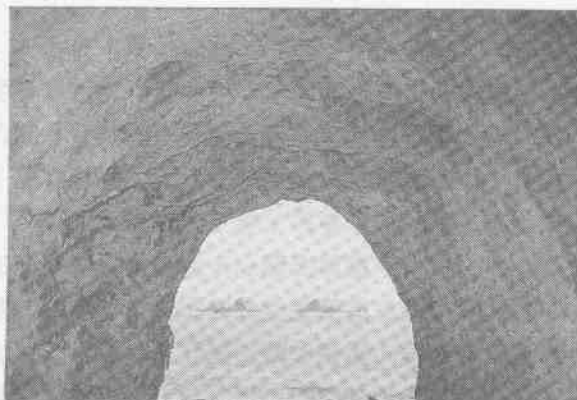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蘭嶼海邊之獨木(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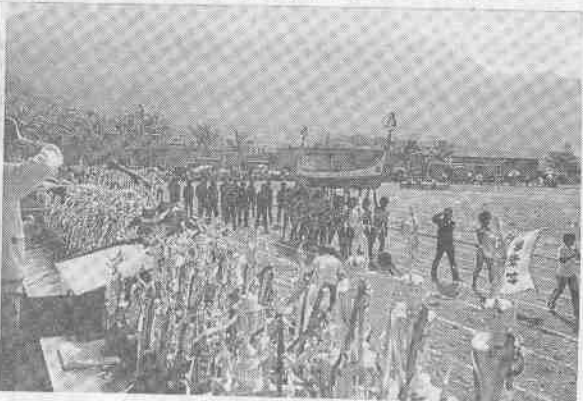
由情人洞遠觀卑磁岩



蘭嶼文武兩「狀元」(大學畢業生)與外籍友人合影



蘭嶼海天一色的美景



蘭嶼鄉運會壯觀



蘭嶼同胞祖孫三代



筆者與東大張蘇蘇教授遊蘭嶼之情人洞

▲筆者與蘭嶼國中余添義校長(右)合影

▼野銀部落半穴居的地下室

